



轻与重

40

历史意识的维度

[法] 雷蒙·阿隆 著 董子云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Raymond Aron

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轻与重
FESTINA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历史意识的维度

[法] 雷蒙·阿隆 著 董子云 译

Raymond Aron

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意识的维度/(法)雷蒙·阿隆著;董子云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5711-6

I. ①历… II. ①雷… ②董… III. ①历史观—研究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4864 号



VIHDS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历史意识的维度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雷蒙·阿隆

译 者 董子云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711-6/K·472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 年 7 月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 1905 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1924 年与让-保罗·萨特和保罗·尼桑(Paul Nizan)同届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读。阿隆早年受社会主义环境影响,是阿兰的弟子。1933 年,他在德国的居住经历对他投身哲学和历史思考(为此他撰写了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并于 1938 年通过答辩)这一选择起了决定性影响。1940 年起,他活跃于伦敦,主编了《自由法国》杂志,每月为此杂志署名供稿。解放后,阿隆回到法国,曾一度任情报部长马尔罗的幕僚长,之后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先在《斗争》,1947 年起于《费加罗报》任职。阿隆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演进,而且坚信世界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动荡,所以哲人不能无动于衷。这些都在随后几年出版的主要著作中表达了出来——从《人对抗暴君》(1944)、《大分裂》(1948)、《锁链中的战争》(1951)直到《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1962)、《思考克劳塞维茨战争》(1974)和《本世纪的最后几年》(1982)。这

也同样是雷蒙·阿隆大胆批判知识分子的盲目性、成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同路人的时代。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引来了激烈的批判,也使他被法国知识界孤立。同年,他重返大学,获得索邦大学社会学教席,后于1960年转至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自此,雷蒙·阿隆这位“介入的旁观者”既是大学教授,又是记者。阿隆的思考有着国际性的维度,受其战后以来与众多美国一流学者和大学对话的滋养,他在仍然较为封闭的法国大学界独树一帜。直至去世他都是国际思想交流的核心人物,致力于思考冷战以及随后的两极世界。雷蒙·阿隆因此思索了民主社会的未来,思索了进步的观念,介入了公共辩论(评论1968年五月事件的《找不到的革命》;讨论中东冲突和法国政策的《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并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笔耕不辍(《社会学思想的诸阶段》)。1970年,他获得法兰西公学院社会学教席,教授马克思思想和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研究。1977年他离开《费加罗报》加入《快报》(*Express*),并创办了《评论》(*Commentaire*)杂志。1981年,系列电视访谈以《介入的旁观者》为标题出版;1983年秋,在他去世前的几周,《回忆录》出版。这些作品都向大众揭示了其思想的重要性。

法文版序言^①

如果说阿隆本以为他能够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缴械投降,决定性地拆穿这些“世俗宗教”中特点鲜明的历史末世论解释,那么《知识分子的鸦片》在 1955 年一面世便激起的论争,足以让雷蒙·阿隆迅速醒悟过来。^② 对于阿隆的排斥达到了顶点,他的同道中人各自走了更美好的路。因此我们应当读一读《历史意识的维度》,它收录了阿隆在整个 50 年代发表的论文和会议演讲。阿隆以此回应了其诋毁者的攻击;而且,为了更明确地

① 本文主要摘录自 Fallois 出版社 S. Audier, M. O. Baruch 和 P. Simon-Nahum 2008 年主编的《雷蒙·阿隆:历史学中的哲人》(*Raymond Aron philosophe dans l'histoire*)一书中出现的一篇文章,题为《历史意识的维度:学者与政治的和解》(*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la réconciliation du savant et du politique*)。我们感谢 B. 德·法鲁瓦许可我们翻印这篇文章。

② 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巴黎,Calmann-Lévy,“精神自由”系列,1955。本作于 2002 年由 Hachette 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Pluriel”丛书。

提出他最早在《历史哲学导论》(也就是他 1938 年的博士论文)中所表达的史学思想,这样做也是必需的。^① 1938 年 3 月 26 日,雷蒙·阿隆在索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场面令人难忘。这件事他本人在《回忆录》中有所讲述。^② 当此之时,世界正处在大厦将倾、战争爆发的前夜;而这场战争将预示着两个超级大国的降临以及人类声名的衰落。于是,答辩中两种历史观针锋相对:一种来自这位年轻的文凭求得者,他敢于设想民主制度可能失败;另一种来自他的教授们,他们仍然相信,理性有力量战胜制造大规模杀戮的疯狂。当 1960 年阿隆着手再度思考历史意识的诸维度之时,世界处于核威慑和去殖民化战争的时代已经将近十年,被削弱的欧洲,其领域也受到了新的界定。与 1938 年的时候一样,雷蒙·阿隆所提出的问题,很少受到具体形势的支配。他提出问题是想知道,应该如何思考我们眼下所展现的历史。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前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1983 年辞世的阿隆还继续思考着《本世纪的最后几年》(*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③。他不可能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维埃阵营

① 阿隆,《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限度》(*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巴黎,Gallimard,“思想图书馆”系列,1938,新版,巴黎,Gallimard,“Tel”丛书,1991。

② 答辩评审团由 Léon Brunschvicg, Célestin Bouglé, Paul Fauconnet, Maurice Halbwachs, Emile Bréhier, Edmond Vermeil 组成。雷蒙·阿隆用数页篇幅讲述了论文答辩。保罗·福科奈不得不用“绝望或者说邪恶”来形容这位国家博士学位获得者。参照阿隆,《回忆录:50 年的政治思考》(*Mémoires. 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巴黎,Julliard,1983,第 105 页及之后。

③ 本作是阿隆去世后,Julliard 出版社于 1984 年在“评论”丛书中出版的。

的瓦解。他也没有看到 911 恐怖袭击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过,这里他要求读者所拥有的、他自己也首先践行的现实主义和批判思维,仍然使得这本小书成了当前值得时常品读的佳作。

从《历史哲学导论》到《历史意识的维度》

历史意识的概念

阿隆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做的是现象学的探究:一旦我们拒绝依靠某种本体论的维度,那应该如何定义一种符合人类历史特征性的历史哲学?实在具有偶然性,而人虽根植于其中,却可通过运用理性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因而有着自由。偶然性和自由,这两者的际会所采用的形式,当如何思考?从 1938 年的那本论文到《历史意识的维度》,阿隆所定下的目标是相同的。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定义历史意识时所借助的三个要素当中,实际上潜藏着战前的那些判断:他有着“传统与自由的辩证意识,为捕捉过去的真实或真相所作的努力,认为历时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和人类造物并不是随意的、无关紧要的,而是关切到人类本质的那种觉知”。^①

阿隆将这些文章放到一起,也就是在重新思索那本论文所提出的问题。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他采用了不同的视角。事实上,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次指明,阿隆的做法与其老师们的哲学所代表的理性实证主义有着断裂,虽然后者影响了阿隆,也同样影

^① 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第 105 页。

响了战前或者战时他这一代的哲学家群体,如萨特和梅洛-庞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实是阿隆希望将《历史意识的维度》做成一本并不像《历史哲学导论》那样大学化的书。所以《历史意识的维度》中的认识论预设是隐含的,这样就不至于让读者感到沉重。

不过,如果我们仅仅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了对于当时(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法国和欧洲)形势的史学评论,而没有看到真实的情况,也就是阿隆在观察了国际大动荡之后回归到1938年提出的假设并对之进行了深化的话,我们也许就错过了它的整体意义。

《历史意识的维度》的转向:一部关于当下的历史

如果将《历史意识的维度》当作阿隆博士论文的延续的话,我们可以说,它实现了相对于那篇论文的转向。意识这个术语,在战前首先有了一层现象学的意义——“我将现象学的方法运用于
10 分析揭示出历史的主题。它表明,历史认知这个主题并非一个纯粹的主题,一个超验的我,而是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历史的我,在不断尝试理解其过去和处境”^①——无疑,我们在这里总是要回到一种对世界的觉知当中,但这个世界,对于主题的约束,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战争以及原子弹的出现,在根本上改变历史学家用

^① 引自 Nicolas Baverez,《雷蒙阿隆:观念学者时代的道学家》(Raymond Aron. *Un moraliste au temps des idéologues*), Paris, Flammarion, 《Grandes biographies》, 1993, 第132页。

于构想 20 世纪历史的框架的同时,也颠覆了我们对于自身历史存在以及(即便是在国家层面)可运用手段的余地的觉知。

这样的新形势将我们对于历史的意识记录在了一种历史力量决定论(阿隆称其为“深层力量”)的观念当中,记录在了不受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核武器的破坏潜力所束缚的知觉当中,记录在了人类纵使充满多样性,从今往后将生活在一个相同的历史制度下的观念当中。若干年前,在吉福特讲座的“大纲”中,我们读到了保罗·瓦莱里的名言:“我们各个不同的文明,在今天明白了我们都会死去。”阿隆对此作了如是评价:“我想用一个更为广义的公式,替代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激发的公式:‘我们不同的人,身处科学社会和原子时代,明白了我们都参与到了历史当中。’”^①

参与到历史当中。这是阿隆将会回到的理念。1970 年 12 月 8 日在法兰西公学院讲课时,他在讲稿前几页(这个讲稿没有出版)明确地说道:“思考自己当下的历史意识,是思考我们正在生活的历史的一种方式。人类的历史条件(是)——为了指称一些极为简单的给定条件,用这个词有夸张之嫌——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处于其他人之间,归属于一个社会;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注定要置身于一个多少没有条理的世界当中。”^②但同样地,在 11

① 雷蒙·阿隆,《史学讲义》(*Leçon sur l'histoire*), Paris, Éditions de Fallois, 1989, 第 390 页。

② 雷蒙·阿隆,《社会学思想批判》(*Critique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法兰西公学院课程, 1970 年 12 月 8 日, 未出版的打字文稿, 第 13 页。我感谢 Elisabeth Dutartre 允许我查阅这个文本。

《回忆录》的末尾,阿隆在评论萨特 1942 年在《存在与虚无》中给他的致辞(“把这篇对历史哲学导论的导论献给我亲爱的同志”)之时,用参与(engagement)定义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行为,而是出于人不可避免地身处一个家庭、宗教或者社会群体之中,因而在当下参与的行为,以及我们意识到了自身时代之局限的迹象。

因此,此书不仅是阿隆用理性的意志对抗决定论的胜利,事实上,我们是让历史意识的概念回归到一种有关当下的历史,而根据历史意识这个观念,人类,不论其境遇和心境为何,首先是其所生活的时代的行动者。另外,阿隆在《历史意识的维度》中会有几页,对那些以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为名而忽视现实的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进行严厉的谴责,从而也就表明了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的不同立场。^①

历史哲学

历史意识因此同时存在于思想和行动当中。阿隆最先的努力将是在思想的斜面上定义历史意识。我们如何思考我们所书写的历史?这就回到了如何定义历史哲学这个问题上来;对于

^① “但是,将这个理性的观念与一个政党的行动、与一种所有制的状态、一种经济组织的技术相混合,是在把自己托付给虚妄的幻象。想要让历史拥有一个意义,就是在要求人类主宰他的本性,让共同的生活秩序符合理性。声称自己预先就知道了终极的意义和救赎的途径,是用知识和行动上冰冷的进步替代历史神话。/如果人类停止了探寻,如果人类自以为已经道出了最终的结论,人类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人性。”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第 65 页。

这个词的解释,不仅必须避免与宏大的解释体系发生混淆,也必须同与历史对象之构成有关的术语区别开来。

历史首先是思考一个已经发生且再也不会发生的事件的尝试。阿隆这里重申了其论文的主旨,即不可能把历史当作纯粹的事件来思考,不可能以一种纯粹的内在性(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拥有的意识之外)来理解历史的意义。历史可以是普世的,但不会是直截了当的。^① 因此,我们对过去——或者我们的未来——所形成的,并具有我们的历史意识之特征的那些表征,让历史认识以及大的解释体系都介入其中;这些表征在我们对自己所作的投射中超越了前者,而与后者,它们可以尝试融合。^②

思考我们所书写的历史,不仅意味着去理解我们是如何思考历史的,而且也意味着去明白我们赋予历史对象以何种地位。然而,历史对象从不是直截了当地给出,而是需要建构的。阿隆在这里回到了历史客观性的限度这个问题上,以证明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历史学家,他的立场是如何指出一种方式以帮助我们定义历史哲学的。在论文发表之初,他批评自己过分强调了“对象的瓦解”(dissolution de l'objet)。这里,通过这样做,他因此也

① 在《证据与推论》一文中,阿隆写道:“历史学并非编年史学,历史认识不是简单的事件积累”,《历史意识的维度》,第72页。同样,在《论历史学的对象》一文中,他又写道:“历史意识的对象,不是一个唯有真实事实所随意构成的集合,而是受到详细阐述、可以理解的整体”,同上书,第118页。

② 阿隆写道:“每个集体都有一个历史意识。我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指的是对这个集体而言,人性、文明、民族、过去和未来、建筑和城市所经历的变迁所具有的意义”,同上书,第105页。